

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一捏，說道叔叔，只穿這些衣服，不寒冷麼？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，也不理他。婦人見他不應，匹手便來奪火筋，口裡道叔叔，你不會簇火，我與你撥火，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。武松有八九分焦燥，只不做聲。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，便丢下火筋，却篩一盞酒來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下大半盞酒，看着武松道：你若有心，吃我這半盃兒殘酒。乞武松匹手奪過來，潑在地下，說道：嫂嫂，不要恁的，不識羞耻，把手只一推，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。武松睜起眼來，說道：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，噙齒戴髮的男子漢，不是那等敗壞風俗，傷人倫的猪狗。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，爲此等的勾當，倘有些風吹草動，我武二眼里認的是嫂嫂，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，再來休要

22

如此所爲，婦人吃他幾句，搶的通紅了面皮，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，口裡指着說道：我自作耍子，不值得便當真，起來，好不識人敬，收了家火，自往廚下去了。有詩爲證。

潑賤諂心太不良

貪淫無耻壞綱常

席間尚且求雲雨

反被都頭罵一場

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，反被他搶白了一場好的。武松自在房中，氣忿忿的，自己尋思：天色却早，申牌時分，武大挑着担兒，大雪里歸來，推開門放下担兒，進的房來，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，便問道：你和誰鬧來？婦人道：都是你這不爭氣的，交外人來欺負我。武大道：誰敢來欺負你？婦人道：情知是誰，爭奈武二那廝，我見他大雪里歸來，好意安排些酒餚與他吃，他見前